

散文

精选集

2011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
精選集

2011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散文 2011 精选集 / 《散文》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06-6058-4

I. ①散… II. ①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72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288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写在前面

汪惠中

【一】

从安徽来到天津，已接近二十三年。原来尚能每年回去一趟，现在的频率已经减半。思念却在加深。我无数次用谷歌地图查询着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那几个地方：桑树、白水、野寨和汪家滩。每次我都把这些小小的村落放大、放大、再放大，直到它们消失在模糊的颗粒中。我想看到蚂蚁般农民扛着睫毛样的锄头；我想看到绿树掩映中刷着标语的白墙；我想看到为了满足虚荣心在晒谷场连续一百次侧手翻的那个“我”——或者不是“我”，只是一群黑点在围观另一黑点，虚荣心让这另一个黑点般的少年在慢慢长大；我想找到那个长满芭茅的河堤，七岁的我曾在那里用自制的竹箭射伤过一只迁徙的候鸟；我还想找到那些学校，民办教师们在那里颓败的建筑里进进出出，周围环绕着被此后的生活遗忘和抛弃的孩子。

每次打开谷歌地图的时候，我每次都经受着同样的错觉。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雄鹰——但这种“雄鹰感”只停留在一定的视觉距离，俯冲下去，视觉随之产生了障碍。我对这种发生在我身上的感受无以名之，实在要说，我想把这一感受称为“雄鹰错觉”——我好像飞上了蓝天，我甚至能想见自己孤傲的展翅、盘旋的身影；但是我不能接近目标，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我的目标。因为，我，没有鹰的眼睛。

【二】

鹰是孤独的。多数的写作者也有着孤独感。

鹰的孤独是真实的。因为鹰有着自己的眼睛。鹰有能力飞得高,并非它的食粮在空中,它的故乡也并非在云里。鹰的眼睛看得远,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多数写作者的孤独感却是虚伪的。写作者或许并没有想过,鹰有“孤独感”吗?鹰的生活里可能存在实力范围,在它的实力范围,鹰独自往来,孤独感是人对鹰的实力敬重感的另一种表述。人是会命名的动物,写作者又是特别会命名的人——至于怎么给自己的写作命名,怎么向世界介绍自己,写作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同类展开着激烈的智力较量。

滑稽的事情出现了。艺术沙龙里挤满了“孤独”的人,书摊上摆满了“一个人的×××”。这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一小片天空里,一群雄鹰在翱翔。但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里,写作者的“雄鹰错觉”却时时在制造着这种滑稽。

【三】

有价值的,为写作的多元景观做出贡献的精神叙事的发出者,的确是“一个人”。但事实上,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仅仅是外界、外力给予他自由放松对他的制约,这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应具备一种内在的德性与意志力,重新审视那些曾经将“我”定义为“一类人”的每一个词汇及每一条语法。堪称“一个人”的那个“我”,是在“我”的语法中浮现的那“一个人”;堪称“我”的那“一个人”,是在“一个人”的词汇系统中重建的那个“我”。

唯有如此,那个“我”,那个“一个人”,在我们眼里才是孤独的。他在自己的天空里飞,他的天空里不会拥挤着同类。

唯有如此,那“一个人”,那个“我”,才不会患有“雄鹰错觉”,因为他拥有鹰眼那样的心灵之眼:他的高飞是为看到更大和更多,他俯冲向着生活,是为拥抱那些他已经作出的选择。

目录

【卷壹】

金宏达 忆往事	003
王陆 如果精神独自停泊【外二篇】	014
黄桂元 宇宙的孩子	019
郑文燮 结缘【外一篇】	032
陈启文 致命的飞翔	038
朱以撒 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	045
李汉荣 星空与人生	052
丛桦 采访手记【外二篇】	058
齐欣 驶进记忆的马车	063
凌仕江 西藏时间	068
史铁生 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	075
苇岸 1988年1月的日记	079

【卷貳】

- 087 王开岭 | 流水记
- 100 黄立宇 | 矮子威丁
- 114 朱强 | 秋灯琐记【二则】
- 118 厚圆 | 人在草木间
- 121 江少宾 | 爱着你的苦难
- 127 学群 | 一条牛的一生
- 131 林金荣 | 寂静欢喜
- 139 安宁 | 走开是因为想要怀念
- 142 谢燕 | 一半明亮,一半忧伤
- 150 闫文盛 | 世事如烟
- 157 石彦伟 | 雕花的门
- 163 方平 | 荒村旧事录
- 168 孟大鸣 | 一张纸的世界
- 173 王多 | 纺车与钢琴
- 177 老鱼 | 民师生活
- 182 李晓君 | 小镇医生
- 188 尧山壁 | 流沙河与北戴河

刘亮程 月光王后	193
张宗子 葡萄	199
胡弦 阵雨	204
王月鹏 一滴酒里的世界	210
卢惠龙 美的毁灭【三岛之死与莎乐美之吻】	217
钱红莉 万物美好,我在其中	224
韩开春 水中清味	232
姜桦 大地诗篇	239
伊尹 瓦盆里的格桑花	244

【卷叁】

【卷肆】

- 251 高鹏程 | 中国地图
253 吴萍 | 海婴走了
255 雪小禅 | 生活帖
258 张丽钧 | 不要把佛信得那么痛苦
260 刘林 | 山魂

【卷伍】

- 周涛 | 寂寞 265
向梦学习 | 刘亮程 267
鲍尔吉·原野 | 自序 272
陈世旭 | 平庸的写作和平庸的快乐 275
王充闾 | “这里就是罗陀斯” 281

【卷壹】

元帅,你不是一个传说

一次又一次,我都会有一种冲动,想写一写与这个人的一见,随即,都要问自己,这里是否寓含些许的炫耀与虚荣,毕竟,这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道出平常人等对大人物多少企慕!在那一见之前,除却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可以说我对他所知甚少,甚至最高领袖亲自写过“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掷地有声的诗句,也好像是后来才知道的。然而,冥冥之中,我一个普通学子,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啊,当年与这个人的一见,全属偶然,现场与事后,竟起伏许多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那是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的一个晚上,北师大校园蒸腾着溽湿的暑热,大操场的主席台灯光刺目地雪亮,高音喇叭传出力竭声嘶的发言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五色斑驳的大字报区,游荡着三三两两,闲或不闲的人,我即是其一。那时,看大字报不过是借以打发看不到尽头的时光而已。到底是名校,写手如林,文字不仅洋洋洒洒、铺张扬厉,而且有的还讲究音调的铿锵、高亢,仿佛都在写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九评”似的,容许阅读的材料既然极其有限,文采可观的大字报便成了满足阅读期待的替代品。间或,遇见几个同系或外系的同学,有的就是这些大字报的捉刀人,执笔为文时,他们无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自居,值此夜幕高张之时,大抵都是最小资的浪漫派和逍遥派,将恋爱进行得比革命更其轰轰烈烈,于是乎相见之下,打趣一番是少不了的。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分,蓦地,自大操场方向过来的路上,伴以杂沓的冒骂和口号声,潮水般滚动过来一伙人,待我抬眼望时,他们已来到跟前。前面一人,双臂被一边一人反拧,颈项也被强摁着,而头颅仍本能地顽强昂起,我的目光,不由得驻留在他的头脸部:银发,宽额,浓眉,大眼,愕然地,挣出满腔的悲愤和无奈,他的脖子上分明悬着一块牌子,墨迹横斜,上书“反党分子彭德怀”,重重地打了大红叉。

再看他身后还有一人,亦被如是绑架的,竟是一位瘦弱的女士,任职北京师范大学的浦安修,她与彭德怀早已离异,此时则被拉来陪斗。

我尚未回过神来,队伍即已喧嚷而去。

一场闹剧。一场疯狂的嘉年华。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疯狂的地方,除了出场的人物会不同,这不是常见的场景吗?

可是,我久久忘不了那张脸。

传说是什么?直白地说,传说就是没有亲眼目睹,就是还半隐半现于缥缈云烟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对于传说所经之处的人,主体迄未出场。然而,现在,仅仅一瞬间,这位声名赫赫的元帅,对于我,已不是传说。

多少年以后,看到一篇报道,说他含冤去世后,骨灰被以化名“王川”送往某地,某地的人毫不知情。不过,即使用真名,骨灰不是脸,传说依然是传说。而自从看到过这张脸,后来我每看到他的生平传记文字,无论是写他喑鸣叱咤,纵横疆场,还是写他为民请命,犯颜进谏,抑或是写他惨遭挫折,正气浩然,所有的书写符号,都会幻化出那张脸。

叔本华说过,一个人的面孔,通常会比他的舌头说出更多的事。因为面孔是他所说一切的概要,是他思想和志向的缩写。也许只有这个观点,才能解释这张脸会瞬间给我如此之深的印象。但是,请慢说我有那样超绝的摄取和解读的禀赋,慢说我已迅即读懂了这张脸,经由“概要”,领悟了他的思想与志向,毋宁说,在那一瞬间,我的心田是切实感受到一束强光的震击,于是,有一些什么知性的东西,开始醒悟和清明。

几天之后,有一个很小型的朋友聚会,朋友的朋友从外地来,晚饭后,绕校园散步,聊天,也是到了很晚了,繁星满天,人声渐寂,人忽然放松了,言谈似乎也不羁起来。我说起见到这个人,这张脸,“唔,果然是大将风貌,银发,宽额,浓眉,大

眼”……听的人很专心。

啊,苍天有眼,人的记忆就有这样的功能,我讲述当时所见,一下就遗落了许多东西,那张脸,当时因为愤怒、痛苦和挣扎,甚至都有些扭曲,在我心上,却执意恢复成英武、刚毅、豪爽的大将风貌,不能不怀疑,原先就有一张图片,在心底某处存储着,是被这次遇见激活了。

接下来的事,颇属意外。那位来自外地的朋友的朋友,大概受契诃夫影响很深,是个笔头很勤的人,竟然把我的话当作难得的新鲜经验,记到日记中。回到所在学校后,因为家庭有问题,遭遇了对立一派的革命者洗劫般的搜查,我关于这张脸的讲述,成了他们意外的一个重大战果。

“外调”(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侦查方式)很快到达,我的反革命言行自然铁证如山。而对我连珠炮似的批斗,我却不能不暗暗服气。据揭发者称,我在刚入学时一次政治课讨论中,就曾鹦鹉学舌地说什么“搞早了”、“搞糟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这些都是为人熟知的这个人的典型语言。而后来,我更是跳出来为吴晗的《海瑞罢官》辩护,吴晗则是为这个人做辩护,如此如彼,一脉相承。批判者称,这已不是思想基础的问题,而是确确实实存在“一种阴暗的反动情结”。

真是“一语中的”,自此我才恍然大悟,为何这一见对我如此刻骨铭心的重要!人心中暗藏的情结,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啊。批斗会上,我因此而被饱以一顿老拳,实属“罪”有应得吧。

此后,我背着如此“铁证如山”的罪名,命运中自然又有许多故事,别的也说不上什么,唯有偶尔想起当年那惊魂动魄的一见,想起那张充满正气,又紧张、悲愤和无奈的脸,还会仰面苍天,暗暗自语:

元帅,你不是一个传说。

围棋·俞敏

北京师大曾有一位高人,其名曰俞敏。“反右”时被划为极右,很长时间里,未能登台授课,之所以未授课,不是他学识不行,讲授无方,是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何以是右派分子就不讲课?今人可能不知道,稍古一点的人都知道。到我们入校时,或者是“帽子”已经摘去了罢,情形稍有改变,在我同年级的另一班任过一段课。

然则,我也确凿地可以称之为他的学生,得过他的亲授罢,不过,他所授者并不是其独擅的汉藏语系之研究,而是——围棋。授课的环境也颇特别,是“文革”高潮期间,同在一个班级,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乘无人“照看”之隙进行的。

高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专攻语言学,通晓多种外语与方言,尤其对汉藏语言关系研究造诣甚深,曾倾力编《汉藏同源字谱》,用金克木先生称赞他的话说,其功用是“姜子牙和松赞干布可以直接对话竟不需要翻译”。我曾尝试问过谙于中文系人事掌故的人,他到底在“反右”中有何问题,以至于严重到“极右”?得到的答复是:也没有什么,就是“狂”。其人竟是如何“狂”法,我辈也无从得见,到了“文革”,在“牛鬼蛇神”列队挨训和执帚扫地的场合,常能见他了:身子颇胖硕,一张国字脸,粗眉大眼,抬头看人时,总有一丝隐忍和无奈。“牛鬼蛇神”们一例地都缄默,或听,或做,他自然亦无话。此团队,今天看起来,简直好“豪华”:有美学大师黄药眠,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创造社”干将穆木天,文学史家李长之等等,他纵有满腹牢骚,又夫复何言!

“文革”风暴袭来之初,他受批斗是跑不了的,我未能亲睹过,何以故?追想起来,或许是更具重量级的人物多得是,剃鬼头,戴高帽,挂牌游街,直如走马灯一般,目不暇接,何暇关注及他呢?然而,也听说他挨过打,且打得不轻,斯右又极之,就是顽固的证明,此类人,更能令“革命派”下得手去。

我与俞敏的“近距离接触”,则要到更晚一些时候。同班的同学都分配到广阔天地去了,我却因为“政治问题”羁留学校受审查,后面尚有两个年级学生未离校,“工宣队”便把我安放在他们中间,归属某某班监管。

俞敏恰恰也在这个班。他的任务是打扫楼道、洗脸房和厕所,每天按时来,默默履行这一切,别人既不会与之搭讪,他亦知趣地闭紧了嘴,盖老子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是也。

我虽也“反动”,却幸而尚为“学生”,对待稍有区别,是在校内参加其他劳动。无活可干时,便是学习:学“最新指示”啊、“毛选”啊、“两报一刊”社论啊,如此等等,一见有人进门,两眼锁定宝典,一心作深思状。

记不得是哪一天的事了,革命群众要集中在北饭厅听传达(此为当时一通行说法,全语应是“听传达重要精神”),我辈非革命群众,照例不得与之,俞敏暂无处可存放,便被遣送到我所在的寝室来。他在床边坐下,望着我,嘴边漾起一丝笑意,

问道：“你会下围棋吗？”

“会下一点点，也只是瞎玩罢了。”我知道他是围棋高手，不过，我之自况也很合实际。

“来，我们下一盘。”正好桌上摆有棋盘、棋子，大有“何以解忧，唯有围棋”的意思，又似乎觉察出我的担心，有点诡谲地一笑道：“不要紧，他们起码两小时。”

于是，我执黑，他执白，首盘他让四子，结果是须臾间，我便溃不成军。他既已了然于我的实力，次盘，便毫不推辞让我八子，黑子抢先筑起“铜墙铁壁”，死守硬抗，然而，未几，仍然土崩瓦解。

无论何时何地，天下高手的悲哀就在于此——面对一个如此低能的对手，哪里还会有什么胜利的愉悦呢？终于，我看出他的兴致索然，便提议他以“手谈”教我几招，他问我知道多少“定式”，一边摆上棋子，讲解起来。恰在此时，房门被撞开了，进来一位同寝室的人，我与俞敏都本能地一怔，对方则颇善意地解释说忘记带笔记本了，探身到床头取本即匆匆离去。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俞敏和我都被传唤接受训话，我被斥为竟然与“极右分子”“私相授受”，正可谓“臭味相投”，而俞敏的罪更其重，斯乃极不老实，抗拒改造，继续“贩毒”，围棋者何？“封、资、修”的黑货也，无论贩于何人，“贩毒”便是大罪。

我与俞敏的围棋赛事与培训就此收场，从此我们便被加意隔离，即使不是加意隔离又能如何，岂能以一卵再去碰群众专政铜墙铁壁乎？

某日，偶然听见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不时爆出一阵阵哄笑，他们却也未回避其时正在床上看书的我，一句句都入得耳来。原来说的是俞敏一段近事：他又被隔离看管起来了，此事纯属他自找——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上面布置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自然首先传讯系里大小“牛鬼蛇神”。问到俞敏有何想法时，高人斗胆而诚实地亮出自己的一点“顾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会不会有他当年燕京的同窗以后又跻身白宫政坛者，若是提出要见一见他这故人，如何是好？一语提醒了学校当权者，那么，如何是好呢？那时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坚壁清野”起来了，随即就“请君入瓮”，宣布自次日起俞敏不得回家，直至尼总统一行完全拜拜止。

这真令人有些哭笑不得。革命人民早已众志成城，严阵以待，阁下岂非“自投

罗网”么？说实话，这自不免让我想到“疏狂”二字，“狂”者或往往不免于“疏”，俞先生即是明证，我由此也私下不很佩服他的围棋之道，分明自己没有“做活”，怎么可以给自己“紧气”呢？呜呼，吾师俞敏！

直到1972年5月离开师大，我终于再也未见他。再见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斯时他早已平反，学术地位恢复或更高，路上见过他，步履匆匆，彼此颌首，莞尔间，先生想必记得与我“私相授受”的一幕。

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去世了。先生身后哀荣备至，北师大在英东楼设了很大的灵堂，一连七天，供各界人士吊唁，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甚至，还有千余学子在广场做烛光追悼。虽然有媒体就此发表言论，质疑所谓“大师的时代的渐去”，提出既往的“大师”和新起的“大师”的不同定义，平衡当下人们对“大师”辞世与缺失的伤感，借以振作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言下，抑或有对过度渲染持保留之意。然而，在传统文化如此沦落的今天，人们对已具有某种符号意义的大师级人物如此崇敬和怀念，是一种价值的认知和提升，无论如何，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先前的启功先生，当然不是如此尊荣。

我是北师大中文系两度毕业的（本科毕业后，又有一次博士毕业），因为后来选择的专业是现代文学，行当不同，或者只能说是启先生的广义上的学生。

有一次，大约是在1965年吧，启先生也还给我们上过几节古典文学课。那时候，他在中文系的老师中已经算是颇有名的了，因为什么，似乎也不甚了然，实在说，他的字在当时书法界还绝不是名重一时的，学问呢？他自题“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固然过于谦抑，但在彼时的北师大中文系，有一批学界泰斗耆宿林立——语言学大师黎锦熙，古汉语大师陆宗达、萧璋，美学大师黄药眠，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古典文学专家谭丕模、刘盼遂，还有名家叶丁易、穆木天、李长之……即使是比他年轻的郭预衡，也是从老辅仁的研究院毕业，著述甚多，在古典文学批评界跃登权威的地位。启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其后境遇自然艰难，学问或有潜进，名声却难大振，恰如起跑后本有差距，又跌一跤，运命多舛，此种心情，非幽而默之，真无以遣之。那时，我们所见到的启